

# 灯花眉黛付多情

孟 晖

中国传统爱情戏中，一对璧人一见钟情，找个机会互相试探，是必有的关目。在我看来，《娇红记》中的《分烟》一折尤属其中之上品。

这一折的基本情节并非明代戏曲家孟称舜的发明，而是存在于更早的《娇红记》小说之中。不过，对我们习惯现代生活方式的人来说，无论是小说中的描写，还是戏文里的荡漾铺陈，都过于陌生，以致难以领会。男主角申纯以“诗谢”为名来到娇红的闺房，撞见她正在画眉，具体方式则是“把灯烬描着眉儿”。申生于是问：“敢问这是灯煤耶，烛花也？”娇红回答：“灯花耳。妾用意积之，近方得之。”估计大多数当代读者的反应都会是，他俩在说啥？

密码存在于《事林广记》一书中，这本产生于南宋时代的“生活知识实用书”传授了“画眉集香圆”的做法：“真麻油一盏，多着灯心搓紧，将油盏置器水中，焚之，覆以小器，令烟凝上，随时扫下。预干三日前用脑、麝别浸少油，倾入烟中，调匀，黑可逾漆。一法：旋剪麻油灯花，用，尤佳。”原来，眉妆用品的传统制作方法，与书写用墨在原理上一样：把多条灯芯线紧紧

搓成一个粗条，置于灯碗内，注满生芝麻油，然后让这个灯碗半浸在水中，由此降温来减慢油烟挥发的速度。点燃粗灯芯，再将一个小碗之类的容器倒扣在灯碗上，这样，灯芯燃烧形成的油烟就会附着在倒扣器的内底上，随时注意将这些油烟扫下、仔细收集起来。提前三天，以龙脑、麝香泡在少量生芝麻油内，令油浸得香气，然后把收集到的灯油烟与这香油调匀在一起，形成黑色的膏霜，捏成小圆球，就是“画眉集香圆”，其效果比乌漆还黑。

据《武林旧事》，在南宋临安，“画眉七香丸”（即“画眉集香圆”）已经形成了商业化的生产和流通。不过，女性也可以在家中动手自制此般“画眉墨”，南宋人华岳有《田家十绝》描绘当时农家的生活状况，其中就有句云：“画眉无墨把灯烧，岂识宫妆与翠翫”——农家女子没有途径买墨画眉，就点起油灯，采集油烟，作为对策。

然而，《事林广记》中还有这样一句：“一法：旋剪麻油灯花，用，尤佳。”浸在油内的灯芯——也就是近代俗称的“灯捻儿”，会逐渐烧焦成黑炭，叫“灯花”。灯花多了便影响灯焰的亮度，所

以需要时而剪去，本来是传统生活中的一个小麻烦。但是，古代女性居然把这种丝或麻——以及明清时的棉——一线的余烬开发成化妆品！她们发现，把此般灯烬收集起来，画眉的效果比灯烟做成的集香圆效果更佳！

搞清了这一技术背景，我们才能明白《分烟》一折里那些道白与唱词的含义。申生问娇红，你画眉用的是“灯煤”还是“烛花”？“灯煤”是指烧灯取烟后制成的眉黛，即画眉集香圆的做法；“烛花”则是说蜡烛中的芯线燃余的残炭。娇红回答，两者都不是，而是“灯花”——油灯中灯捻儿的残烬。

《事林广记》中提出，芝麻油灯捻儿之炭烬于画眉效果最佳，《娇红记》显然熟悉并同意这一观点，并试图利用这套观念来刻画女主角娇红的细心与优雅，所以强调她用的既不是灯油烟，也不是蜡烛芯烬，而是公认的优选品。

由此，也就明白何以这一折叫“分烟”，因为娇红把少许香油调入油捻儿，制成软膏状的画眉化妆品，而申生向她讨要，借口是要用这难得的眉黛代替墨，去写一封家信。剧情随之而风风光旖旎，每一环的进展都出乎观众想象，都

是又露骨又遮掩的互相挑逗。先是双方借着兰烟眉黛，以言辞拨撩，然后娇红应申生索要，用手指挖出一半黛膏，分装于另器，指尖因此染了黛污，便以双关的语气，假意嗔怪：“都是因为你才会这样，你不要没事人一样啊！”说着竟将手指直接在申生的衣服上擦拭。申生也立刻回应：“这个指痕印，我绝对要永远保留着，视如定情的礼物啊！”下一刻则是固定套路，一旦男子如此直白，小姐就立刻变了脸，发怒说“我对你们兄妹相待，你却对我轻薄”，然后威胁要去向父母告发。公子则赶紧赔罪，下跪求饶，并慌忙离开。这让娇红却又担心，她这一番严词说教会引发对方的误会。

“几许兰烬积久成，殷勤一付多情。”油灯捻儿的焦烬竟能成为少年男女彼此试探感情的媒介，真佩服古代文人的才华。不脱衣服不裸体，甚至没有肌肤的直接接触，但却让作者、表演者、读者和观众都被激发起不安分的情绪，脸热心痒，跃跃欲试，这要算传统戏曲的一大成就，也是最迷人的成就之一。

难怪《娇红记》在清代列为禁毁书目啊。

通过一幅画，表现一出戏  
——形神兼备的朱刚戏曲人物  
祝君波

认识朱刚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，那时他在上海声像出版社任职，从事绘画、设计和编辑业务，直至任总编。那正是上海声像的黄金时代，产品占全国市场的15%，朱刚的设计也声名远播，在业界颇有名望。

但真的看到他的戏剧水墨画，还是几年前的事，我注意到几家拍卖公司如保利的图录登了朱刚的拍品，一问还真是此朱刚，而且价格拍得也不错，可以说我是由关注市场行情从而关注起朱刚和他的艺术的。

朱刚学过西画和中国画，在两方面都有基础，并且历史上也创作过一些主题作品，参加过大展，得过一些奖。但近十年他还是术有专攻，自觉地把创作指向戏曲人物画，挖掘传统的戏曲资源，推陈出新。

众所周知，戏曲人物画界名家云集，精品迭现，林风眠、高马得、关良等大家都有很精彩的奉献。这是因为古典戏曲尤其是京昆与中国画都是中国的国粹，一个是表演艺术，一个是平面艺术，但它们又有很多相联系的地方，所以吸引了很多高手来挖掘这一富矿。而朱刚也从此切入，追寻他的艺术道路，来表达自己的艺术理想。

朱刚是个戏迷，他是真心喜欢戏曲，而不是对着剧照来创作。本来就爱看戏的他，为了画好戏曲人物，又看了大量的戏，还常常找到演员作进一步交流，从中加深对戏曲的认识、感悟，找出最感动自己的地方和瞬间。他说：“要表现人物的个性特点，抓取他将动未动的姿态，甚至要透过一个人来表现一段故事，就不可以只画你眼睛所看到的美的表象。”书法有“意在笔先”之说，要画好戏曲人物之“意”，在看戏、懂戏、知戏，没有这样的准备，是不可能画好画的。

看戏之余，还要研究前人的戏曲人物画艺术，从中借鉴并创新。近代的戏剧人物形成了写实和写意两大脉，写实派以同光年间沈蓉圃为代表，写意派以关良、高马得为代表。前者注重还原人物的形象，后者以夸张、写意的笔法刻画人物的神态。朱刚深知，亦步亦趋不可能超越艺术高峰，今人只能学习从中借鉴其艺术精髓，为己所用。经过无数次的思考、探索，他选择了把写实与写意适度融合的绘画道路。

形神兼备，重在传神，这是中国戏曲也是中国传统人物画的共性和真谛。中国戏曲，在舞台上一招一式最讲究传神，而中国人物画也贵在如此，尤其注重人物的神态和眼神。而传神又离不开人物的造形，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，融为一体。既能分辨出这是哪出戏的人物，

又能从这一瞬间，表达出人物的精神面貌。朱刚的《藏舟》、《佳期》中人物的神情，都画得很到位和很动人。而《借茶》中男女主角眼神的对视、交流，也让人读出无限的深意。

写实和写意技法并用，中西融合，也是朱刚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。他的戏曲人物，往往面部刻画细腻，甚至运用明暗的造型原理，以接近人物本真；而衣纹、服饰、姿态，又常运用中国画的技法——白描的线条，大块面的写意渲染，简约而富有墨韵。《杜丽娘》的画风就很典型地体现了这种风格，人物的衣袖和肢体，画得灵动、轻盈，富有水墨的节奏感。《霸王别姬》中的虞姬面部刻画细腻、传神，借鉴了西画的写实笔法，但发辫又运用了墨晕。《卖书纳姻》中人物的墨色渲染，由深到浅，也发挥了水墨的长处。

朱刚说：“我画戏曲人物画，想要追求的境界，是能通过一幅画，表现一出戏”。画是静态的，而戏曲表演是个过程，是动态的，如何从动中撷取静的片段，又表现出一种动的味道，进而展现出全剧的发展和本质，是画家面对的挑战。朱刚笔下的《评雪辨踪》、《送京娘》、《牡丹亭》、《西厢记》等等，选材、构图均能抓住全剧的典型，以“一叶知秋”的典型场景表现出全剧的特征，舞台上流动的时间因此而停留在这动静结合的瞬间了。

朱刚的水墨戏曲人物是他对戏曲美的理解、展示和传播，让人在欣赏之余既增长了戏曲知识，也获得了别样的美感。另一方面，就美术作品而言，朱刚的戏曲人物也很有自己的特点，尽管这只是他的阶段性成果，却也足以展示出他的艺术个性和发展前景。

2017年3月

刊头作品为朱刚戏曲人物画

上图：《借茶》

下图：《卖书纳姻》

前不久，我与文艺界的几个老朋友相约聚会。有的朋友多时不见，我想和他们多说几句话，所以早早赶去。

我原以为，这些朋友大都八十多岁的人了，垂垂老矣，定会老态龙钟。想不到，这些朋友们虽有些老态，步履不如当年，但碰面后，见他们都神清气爽，谈笑风生。心中感到快慰。

互相问候之后，便天马行空，争先恐后地聊起来。主要谈如何面对生老病死、如何过好晚年的话题。不知谁先说起曹操晚年写过一首诗叫《龟虽寿》，其诗曰：“神龟虽寿，犹有竟时。腾蛇乘雾，终为土灰。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。盈缩之期，不但在天；养怡之福，可得永年。幸甚至哉，歌以咏志。”曹操用正反两方面的比喻，说明人的生命是有限的，人如果无所作为即便长寿也无意义。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。”曹操强调一个人到了晚年，也还要积极进取精神。

有人从曹操这首诗，联想起了《文艺报》上世纪八十年代的“四条汉子”。今天聚会，几位悉数到场。阎纲出道较早，当年曾和冯牧、刘锡诚主编了一套《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》，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。把文艺评论界十多位老中青写手联络在一起，形成了一股合力，成了文艺评论界的一支劲旅。阎纲自己出过多本评论集，如今虽84岁高龄，仍笔耕不辍，写了一部一百五十多万字的回忆录式的文字，现已出版。这部书为新时期文艺界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资料。刘锡诚82岁，出版



## 老朋友

缪俊杰

过《小说创作漫评》、《小说与现实》等评论集。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成了“文化学者”，潜心研究中国的民间文学，对中国民俗文化研究得深入，写了一部近百万字的《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》。他还写了几部回忆录性质的著作和散文集《芳草萋萋》，自称为“文学边缘”，但对于了解新时期文学发展中的人和事多有记载，也不失为一部很有参考价值的史料。陈丹晨86岁，但风采依旧，身板挺直。他除了写当代文学的评论，还潜心研究巴金，出过几部有关巴金的著作，近年来经过修订，补充了许多宝贵材料，以《巴金全传》之名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，在巴金研究的诸多论著中，是较有分量的一部。谢永旺84岁，写过很有创见的“中间人物论”等文章，主持过《文艺报》工作，对文学评论是有过较大贡献的。只是近年体弱，医嘱不能过分劳累。但他思想上很乐观，生活上很有规律，想来也是“养怡之福，可得永年”的。

闲谈中，刘锡诚插了几句话，说：

《烟雨东江》、《望穿秋水》两部长篇小说和一部传记作品《刘勰传》，可能是一个作家兼客人的责任感使然吧！”冯立三也已七十多岁了，现在身体状况很好，哥哥们仍认为他年富力强。他最近出了几部评论集，创作力甚为旺盛，主编了《我们伟大的母亲》等丛书，令朋友们敬佩。

这次聚会中，年纪最大的要算杜高了，已经87岁了；还有七十多岁的郑荣来，六十多岁的罗雪村。

老人们坐在一起，回想起上海文艺界一起战斗过的朋友们：我们的长者如徐中玉、钱谷融；同龄人如李子云、史中兴、徐俊西等同行们。徐老已逾百岁，钱老近百岁，身体尚健。最近钱老还来北京开全国作代会，成为记者们的采访焦点。史中兴不断有长篇小说、评论集问世。大家甚为高兴。最近，他赠我一本《每一个今天都是年轻的》，书名很好，内容丰富。书后附了他外孙李季宇的一篇文章《老人也可以活得年轻》——“老人也可以活得年轻”，这句话说得多精彩啊！徐俊西由文化官员转搞文艺评论，不知近况如何？可惜的是，我们的大哥大姐江晓天、顾骥和李子云都离开了人世……

写到这里，我想起辛弃疾的那句“廉颇老矣，尚能饭否？”（《永遇乐·京口北固亭怀古》）我们如今虽已渐渐变老，但后继有人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，回忆回忆“烽火扬州路”就可以了。“弃捐勿复道，努力加餐饭”（《昭明文选》），好好保养自己，如曹操所言“养怡之福，可得永年。”幸矣哉！老朋友们！

短短三天的克里特岛之行，仿佛真回到了古老欧洲文明的摇篮，心中充满了留恋和感慨。完全没有想到的是，临离开前我们还见证了一个爱情故事。

在Alamo租车公司送客人去机场的旅行车上，我们遇到了一对恋人。后来才知道，小伙子原来也是土生土长的克里特人，学校毕业后到外地工作。这次过圣诞节，带着女友回去见自己的父母家人。

车上一路无话，爱琴海边的夜色，安谧而美妙，足以令人屏声息息。

但忽然间，完全出乎意料，坐在前排的姑娘迅速地转过身来，用英语问我：“How to say in your Chinese language, I want to marry you?”

这一问毫无铺垫，未免突兀。我一愣，但很快本能地做了最直接的翻译。几乎是同时，那美丽的姑娘转回身去，冲那小伙子重复了我的中文翻译：“我想嫁给你！”于是，两人紧紧相拥在一起。

这真是让我喜出望外！

我们古老而丰富的汉语，居然在这个特殊的时刻，帮助这位希腊姑娘勇敢地说出了她也许一直想说，却始终羞于启齿的愿望。我这个简化的——未区分“嫁”、“娶”的翻译，或许已算不上错误了。如果是错误，也应该是一个“浪漫的错误”吧。

也许正是此次克里特之行，让姑娘最终做出了这美好的决定。以我们在克里特所经历的一切，我想，她是完全有理由做出这样的决定的。克里特人的友善、周到、谦谦君子之风，同样让我们感受到了，一种真正的古道热肠，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所应该有的样子。

作为同样拥有伟大古代文明的中国人——特别是受到资本主义商业化游戏规则影响和熏染至深的当代中国人，这一点感受，甚至会尤其强烈。

就说那家Alamo租车公司吧，在克里特机场附近的摊位，其实只有两个职员，而两人事上承接了三家连锁租车公司的分支业务。但他们把所有的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，确实让我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。

一下飞机，因为太不熟悉，我们开始并没有找到Alamo究竟在哪里。打Expedia网上留的电话，才知道，他们已经根据航班到达的时间，在机场到达口等了我们有半个小时。因为没等着，就又回到公司“守株待兔”。于是，一接到我们的电话，三分钟内，他们的车就到了。

真正让我们尴尬——或者不如更准确地说——感动的是，我们仅仅花200欧元押金，就“租”走了一辆宝马座驾。在我们三个人的三张银行卡都无法刷机、无法做任何信用担保的情况下，他们仅仅看了一下护照，连复印件都没留下一份，居然就让我们把这辆宝马车开走了。而我们网上预约的，其实是一辆远为便宜的、最基木款的福特车。

如果按照完全的商业游戏规则和现代公司的规范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不租给我们车，大概我们也毫无线由有什么怨言。取车时，我们也看得清清楚楚，车场上明明停着现成的远比宝马廉价的其它品牌的车。但是，这两个仿佛来自古代的平凡而高贵的克里特人，他们却以他们对人的高度信任，以及他们充满古风的待客之道，把他们所拥有的最好的车给了我们。把他们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服务，给了我们。我们在克里特所走的最有收获的地方，也是他们在地图上细致标出，甚至在GPS上事先输入的圣诞礼物……

这一次短暂的克里特岛之行，不是没有遗憾，至少我们专门驱车去伊拉克里翁(Eraklion)，却因为节日原因，并没有看到古老的米诺斯迷宫遗址；也同样由于节日的原因，我们也没有去成拜占庭博物馆，以及海事博物馆；在哈尼老城，我们只逗留了一天多，没有更多时间走那里的大街小巷，那里的教堂、书店和犹太人居住，没有能充分地欣赏那里的海景，更没能下海。

但这次短暂的克里特岛之行，却给我留下了最难忘的记忆。除了上面这些终生不能抹去的回忆，我不会忘记，平安夜我们所偶遇的民间歌舞表演，以及圣诞节数万人穿着红色圣诞老人服装所举行的全城大游行。我们也不会忘记，在雷西姆农，当我们迷路时，是一位当地的司机专门开着车把我们带到了大路上。不会忘记，那天去Thersso，去那个雪山下的小村庄，在那里，我们参观了一个1905年希腊革命纪念馆，并在那里吃了只加盐其它什么都不加用火烤熟的羊肉。而介绍我们去这个地方的，是Porto Veneziano宾馆的一位服务员，她有一个美丽的希腊名字，翻译成中文是——“诗”。

之所以记录下这一切，记录下这次难忘的克里特岛之行，我想，也都跟我心中“诗的希腊”有关。这当然并不意味着，我们会有意遗忘掉雅典奥莫尼亚广场令人堪忧的不安全氛围，遗忘掉那里的难民潮，那些略显破败的街道、商店和楼房，以及晚上不太敢坐的地铁。更不意味着我们将无视希腊所正在发生的严重的经济危机，无视这个伟大的古老文明所正在经受的严峻考验。

从希腊回来，我们也许更加不能回避这些问题，我们真的要牺牲古典的美德，以获得现代性的效率与进步吗？苏格拉底意义上对“美好生活”的追寻，注定永远与资本主义伦理水火不容吗？希腊的悲剧，到底是现代性不够充分的结果，还是本身就是现代性的失败？

记录下这一切，与其说是在记录对克里特的美好回忆，不如说，是在表达对希腊发自内心祝愿和期待，乃至发出疑问。这也在悄悄对自己说，我们不应该仅仅看到希腊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如今那令人失望的一面，也应该看到那曾经有过如今也不应该就此死去的高贵的诗，诗的高贵。那远远超越于庸常算计，超越于市侩逻辑，超越于现代意识形态的一切。所有这一切，都应不仅高高地在雅典卫城上，在巴台农神庙里；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，在荷马史诗里，也应在克里特岛人的日常生活中，在每个人平凡而伟大的生命故事中。

这才是希腊？

这才是希腊？

克里特印象记